

节俭与奢侈: 社会发展的经典对决及其现代诠释

马林芳 王建平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要: 韦伯关于节俭、禁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产生, 同桑巴特关于奢侈与资本主义, 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经典对决。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只是分别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也是社会发展动力的一端, 但他们共同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的内在矛盾与悖论。回顾这一经典论争及其背后的相关社会理论意义, 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社会的多面性与社会研究的歧义性, 正确理解社会发展的多维动力及其相互作用, 同时对现代社会以消费促进社会发展的模式和在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关键词: 节俭; 奢侈; 消费; 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2.68 **文献标志码:** A

如同其他敏感的社会议题一样, 在对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回答上, 社会学家给出的结论也是多有分歧甚至于相互对立。这种分歧或者对立不应被视为社会问题的模糊不清与不可知, 相反, 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性。正是这些分歧或者对立使得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及其社会发展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解、新观念, 成为我们获得社会学想像力的重要源泉。是节俭抑或是奢侈促进了社会发展即是这些对立解答之一, 自经典社会学开始有关这一问题的论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些论争及其衍生的相关思考, 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学发展中的经典论争, 更重要的是, 通过追溯由于这些论争引发的现代诠释有利于我们反思社会问题的时代表征及其现实意义。

一、节俭与奢侈: 韦伯与桑巴特的经典对决

以节俭甚至是禁欲的方式积累财富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这一点不论在伦理道德上还是现实生活都没有异议, 但把节俭甚至禁欲作为一种“精神”, 将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充分、全面, 自然要数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 韦伯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别的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 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理解这一问题时, 韦伯贯穿了一个理解社会行动的逻辑主线: 社会行动的背后必然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与该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宗教构成、职业统计、产业地域分布、教育类型等因素的考察, 韦伯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背后的心理内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他认为, 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等是资本主义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新教主义, 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和英国清教教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韦伯认为, 基督教禁欲主义本来就具有某种明确的合理特质, 而在新教伦理中, 禁欲主义更是发展为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这种禁欲主义反对的就是一件事情: 听任本能地追求生活享受和这种享受所带来的一切。禁欲主义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使其信徒的行为规律化, 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 让他们过一种睿智的生活。通过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 把限制消费的行为和谋利行为结合起来, 促进财富的增长, 完成上天交付的世俗使命, 可以说是韦伯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 韦伯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 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1][48]}正是在这里, 韦伯为传统的节俭、禁欲与社会发展的思想找到了合理、完满的注脚。

维尔纳·桑巴特是否意在挑战韦伯所代表的传统观点已不得而知,但要论证奢侈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并让人信服却要困难得多,但他做到了这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动力是由于当时宫廷和贵族阶层崇尚奢侈的生活风气刺激了商业和技术的发展。16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弗朗西斯一世的宫廷生活中,女人们占据着优越的地位,拥有着各种不同的格调以及对奢侈品的欲望。桑巴特将宫廷消费场域、社会新贵们用来获取地位的奢侈以及两性关系变化所产生的女性欲望作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他指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五官感到愉悦的东西,都倾向于在日常用品中发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物品构成了奢侈;而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无意起作用的性冲动中找到。因此,在财富开始而且国民的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突出的奢侈现象。

桑巴特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女子欲望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他指出,西方自11世纪以来,爱情逐渐走向世俗化,造就了一个新的妇女阶层包括宫廷情妇、宫娥、女主人等,他们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的渴望和追求奢侈的风气。他认为,由于女人在资本主义早期发挥的支配作用,糖迅速成为受人喜爱的食品,正是由于更广泛地使用糖,像可可、咖啡、茶这样一些刺激物才被全欧洲迅速地接受。这种商品的贸易,海外殖民地对可可、咖啡和糖的生产,以及欧洲对可可的加工和对糖的提纯,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十分明显的因素。在对奢侈与贸易、与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上,他发现了奢侈的革命性力量,得到了一个与以前人们的认识相对的观点:“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是它产生了资本主义。”^{[2][P215]}

桑巴特对奢侈的精辟阐述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常常为道德伦理问题所纠缠的问题很有帮助。他认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消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我们弄清什么是“必要开支”,才能了解这一概念。这又可通过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个来确定。我们可以参考某些价值判断例如道德的或审美的判断,主观地确定“必要开支”,我们也可以努力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必要开支”。我们可以从人的心理需求或者从被称作个人文化需求的东西里,发现评判标准。前者随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变化,后者根据历史时期的变化而改变。他还认为,奢侈包括两个方面,量的方面与质的方面。数量方面的奢侈与挥霍同义。从“质量方面的奢侈”可以得出奢侈这一概念,它以精制品为典型。而且,人们将迅速获得的财富绝大部分用于奢侈品的趋势是我们的文明中时常发生的现象。在他看来,激发暴富的店主和势利小人(除非他是守财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追求奢侈的因素,一方面是蒙昧无知的人除了从生活中得到诸如大量享乐品提供的那种纯粹的物质快乐外,别无所能;另一方面是急切想跻身于有教养社会的愿望。野心和享乐,这两个刺激奢侈需求的因素一直推动着新贵的奢侈需求。他认为,历史上财富的增长和奢侈的扩展有着一样的发展阶段;二者都始于新人的出现。对近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除了金钱一无所有的新富翁只会将大把大把的钱财用于奢侈生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突出的能耐;而且他们向旧有的贵族家庭传播他们那种物质主义的、富豪的世界观,通过这种方式,旧贵族家庭被拖入了奢侈的漩涡。在这时,中产阶级财富与贵族的“社会风度”形成了相互交换,激发了资本主义对于金钱积累的追求,也反过来促使金钱经济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成为情爱(爱情)表达的载体,从而使欧洲社会转变为一种“奢侈社会”。

在桑巴特与韦伯之间做出匆忙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无视这种分歧都是不智之举。在探索资本主义形成的精神动力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有助于人们将关注点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技术转移到心理、文化和宗教等内在精神上来。但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起源及社会发展上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桑巴特看到了资本主义是受获取无限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他以原生类型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而不是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韦伯则是通过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做出历史解释;通过对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来验证其假说,以非西方的实例作为参照来评定其发现的有效性;通过对文化可变因素的比较研究,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特殊作用。桑巴特看到的是奢侈中的激情、放纵、享受的作用;而韦伯则注重的是节俭所代表的理性、自律、禁欲;桑巴特强调社会上

层的拉动力;韦伯则关注的是世俗生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事实上,这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恰恰反映了社会现象的多面性。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每一个理论家所发现或者所强调的只是对社会现象的片面或局部。社会现象的无限性与个人研究的有限性的矛盾使得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得到社会发展的全景式理解,但这却丝毫不妨碍不同观点的存在价值。在随后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只是分别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也是社会发展动力的一端,但他们共同揭示了社会发展中内在的矛盾与悖论。而随后的关于节俭与奢侈的相关论述所做的只不过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整合而已。

二、两极的角力与社会的发展

在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中,丹尼尔·贝尔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起源:“假如说韦伯突出说明了其中的一面:禁欲苦行主义,它的另一面则是韦尔纳·桑巴特长期遭到忽视的著作中阐述的中心命题:贪婪攫取性。”^{[3][P27]}而且“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地理位置能否确定,有一点很明显,即从一开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统。”^{[3][P29]}这无疑是对这一经典论争所做的最好评判。

事实上,节俭与奢侈这一对相互矛盾的力量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两种力量的表现程度、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社会资源的相对匮乏,节俭对于财富积累与社会发展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新教伦理遏制了奢侈力。奢侈与消费的含义更多是对物的毁坏、用光、浪费、耗尽,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它只是对劳动消耗的一种机械补偿。这对互为张力的力量双方更多表现为节俭的重要性。但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已经带有潜伏性问题:它不仅有韦伯的禁欲主义一面,也有桑巴特的奢侈性一面。禁欲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塑造了资产者精打细算的经营风格。而奢侈的经济冲动力则促成了他们挺进新领域的冒险精神。韦伯与桑巴特的论争正是对这一时期这两力量的分别考察,只不过他们的着眼点不同而已。但很显然,韦伯的观点更合乎传统以及当时人们的认同,而桑巴特的观点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与这一观点的反传统和超前有关。

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开始纠缠难分,相互制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消费或者奢侈性消费由原来的社会上层的专利不断下移,即由贵族奢侈转向大众消费,同时消费更多地具有了符号象征意义。这时消费不仅仅只是基本需要的满足,更多为欲望主宰,成为一种社会地位制造活动,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重塑、人的重塑。消费已经成为解构与重构社会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分析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样现代消费(或者原来的奢侈)在矛盾双方的力量中开始不断占上风,直到现在,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步入与消费共存的社会——消费社会时,这种驱力表现得无以复加,这时桑巴特的观点开始显现出其独到的效果,并不断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注意与回应。

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在总结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时,发现了与桑巴特相近的结论,他指出,正是那种被人们认为是高雅情调的宫廷生活方式通过中产阶级向整个社会的扩散与传播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更多体现为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导致的奢侈、享受等非理性的激情式、非理性的社会行动。就奢侈推动社会发展这点而言,他也只是桑巴特的延续与发展。在《浪漫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坎贝尔认为浪漫伦理——追求享受与荣耀的奢侈消费伦理其实与节俭、禁欲主义一样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浪漫伦理虽然一直为人所忽视,但它同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这时,奢侈或者说现代消费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无须争辩。

但我们不能犯当初忽视桑巴特的错误。在认识到奢侈或者现代消费的社会动力作用时,我们不能忽视节俭的社会作用。因为俭与奢从来就是一对相互制约的张力,是矛盾的两方面。如果没有节俭的限

制,那么奢侈即意味着无限的放纵,它所导致的可能就失去牵引的毁灭。

事实上,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使得‘现代生活创造了一种角色和人的分歧,这对于生性较为敏感的个人来说,就成了一种紧张的压迫感。’^{[3][P224]}对于身处传统与现代消费场中的现代人而言,这种压迫感可能会伴随他们并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而这也使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贝尔所言的那种并不轻松现实:“人们生活在特殊——普遍的张力之中,并必然接受那种痛苦的双重羁绊。”^{[3][P224]}而且,正如艾利亚斯的分析所指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张力为其情感生活和其行为打下了特殊的烙印。”^{[4][P338]}事实上,这种紧张本身就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它是俭与奢这对矛盾共同体相互制约的现实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共同动力。这正是坎贝尔深刻指出的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两难问题:“现代化的文化逻辑不只是在计算与实验活动中表现出的理性逻辑,它还是激情和源于渴望的创造性梦想的逻辑。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产生于二者之间的张力,因为西方社会前进的动力正是最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它的永不休止的能量的主要源泉不是只源于科学和技术,也不只是时尚、先锋和波希米亚,而是源于梦想与现实、快乐与效用之间的张力。”^{[5][P227]}

节俭是资源匮乏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奢侈或者说消费则是现代丰裕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两极向来是共生共存而不可或缺的。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两极角力的过程。如果说以前我们面临的更多是以节俭积累促进社会财富,那么现代社会面临的则主要是通过消费促进财富的再生与扩大。这样,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促发展的新时代,如何使这对张力保持适度的紧张则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

三、消费发展:走进风险世界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在对待消费的态度上尤为如此。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断由消费而不是生产所主导的社会,消费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地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已经成为不得不常常采用的应急之策;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不断滋生并膨胀的消费主义倾向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遭到了方方面面的口诛笔伐,甚至于现代消费成为‘奢侈’‘浪费’的代名词,成为如弗洛伊德理论中‘本我’式的本能与欲求一样只求满足不知节制的脱缰之马。事实上,这只是社会发展中所蕴含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再次体现。我们固然不能忽视现代消费的消极影响,但更不能事实上也不可能去回归历史。一个日渐重要的现象是,如果真如消费伦理所担忧的那样,消费将成为邪恶的表征,那么,这也是我们所不得不与之共存的邪恶,一个与我们这个社会得失所系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代消费是消费在现代社会开出的‘恶之花’。

与消费共舞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但这是处于这一社会位置的个人或者群体难以摆脱的宿命,除非他们能够找到沿着社会阶梯顺利攀升的途径。正如齐美尔所言:“在面对压倒性的社会力量时,仍想保有一种自主性和个体性。”因此要避免被‘社会科技的机制’(‘大都会’)弄得‘消磨殆尽’。^{[6][P45]}在当代社会,由于消费与城市生活以更加迅猛的速度侵蚀现代社会,这种代价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沉重。但如同整个现代社会一样,除了向前已经别无退路。消费生存是一个看似轻松但多少有些无奈的存在方式,在物质享受与符号表现的背后,是永远难以真正满足的现代社会纷至踏来的欲望的诱惑。身处无休止的马拉松式消费竞赛中,除却力不从心的焦虑与疲惫,还有生活被物质和消费‘异化’而迷失自我的可能。因为‘消费的人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正常的,一面是病态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消费也得到发展,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人慢慢地只成了一个消费者,那就是病态的。’^{[7][P210]}

消费对于现代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个人们所熟谙的双刃剑,这是一个风险与机会共存的世界。“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已经感觉到消费世界的欢乐和干扰、解放和束缚的两重现象,但是人们对此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也就是说,有些社会群体对消费导致欢乐和解放的一面异常敏感。正是这些人进入消费世界,认为消费不仅是生命的必需,而且也是个人发展的必需。”^{[7][P431]}因此,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消费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只是那种醉生梦死式的浑然迷失。在消费社会中生存,对消费以及消费本身所导致

的各种后果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可贵的。因为,在‘消费中隐藏着可怕的文明问题,消费当中隐藏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感觉就是深刻的。’^{[7][P432]}消费本身是对整个文明的挑战,这个挑战在目前表现得可能更为强烈。而消费的挑战,归根结底是对自我的挑战。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曾经出现的所有危机与挑战一样,社会发展的危机与挑战必然应该经由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但如果‘透过消费产品,他们看见的只是神话,或是从更加低的视点上将现实变为神话。’^{[7][P431]}那么可能真会被米尔斯不幸而言中了,对此,必要的警惕无论如何也是不过分的。正如波德利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所提到的:“而丰盛社会中我们自己的戏法是白色的,不可能有异端邪说。这是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以外没有其他神话的社会。”^{[8][P231]}事实上,当消费如果真是如他所言,那么消费所带来的就不是幸福生活而是灾难了。因为‘在这里,我们重新进入了那种贪恋不舍的预言性话语之中、陷入了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陷阱之中。不过,我们知道物品什么也不是,在其背后滋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流通的空洞轮廓。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和 1968 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8][P231]}

因此,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重要的是给消费社会额外附加一个灵魂以把握它。通过反思给消费以灵魂,是找回往日逝去的平静、美好生活的唯一办法。动员起消费之中的建设性力量无疑是必须的,但这也绝非一件易事。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育较为成熟的中产阶级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极端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使得一度被人们认为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中产阶级主流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即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令人艳羡的,同时也是令人担忧的,美国中产阶级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的破产其实只是未来中产阶级发展中表现的困境之一,这种困境与其说是与经济上的不景气有关,不如说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浪潮有关。在美国,“上层的消费失控行为就像是一种病毒,它影响并大量激发起人们追求奢华的狂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它所感染。”^{[9][P11]}这种为罗伯特·弗兰克所担忧的“奢侈热”(luxury fever)事实上不仅仅是在美国,甚至其它许多国家都已经出现并正在剧增,当代消费中一个为人们所共同担忧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奢侈品打着美好生活的招牌正堂而皇之地涌入人们的生活,其结果正如弗兰克所描述的那样: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特别是富人,都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工作而缩短了度假的时间。我们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正在减少,人们用于睡眠、身体锻炼、旅游、阅读和其他有助于调节身心活动的时间正在减少……,也就是说人们正在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更多更重的消费上,可能会忽视了生活的真正所需,他们过的是一种别人羡慕的而自己却身不由主的无奈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但不一定是人本化的生活。这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很多方面损害了人们对于休闲的感受。对于物的欲望可能常常使人们处于一种非休闲的生活状态之中,也常常使我们把休闲的机会转让出去,为换取更多的金钱、消费、享受而牺牲生活的自由与平静。物质主义有时使人们把休闲等同于用来消费产品的一段时间,却牺牲了他们固有的想像力和内在的智慧。商人们为了倾销他们的休闲产品,人为地制造出了社会需求。消费使我们的生活更复杂,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出去,淹没我们获得内心平和与宁静的机会。对此,一种正在兴起的观点认为:“更加舒适的而且毫无压力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应该采纳的方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控制我们的欲望。”^{[9][P5-6]}

现代社会正在享受现代消费所带来的益处,但同时潜藏在消费中的悖论也在不断表现出来。如果说消费生存是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又一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一点目前还不明显,但可能会随着其发展不断明晰。在人类所要共同面对的风险社会中,“……不管是把人看得高于一切,还是把人看成是商品,都是不完全的。我们要说,以为现代社会已经远离魔法时代的思想是不对的;但我们也要说,认为现代社会堕入了魔法时代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我们要说,认为人终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思想也都是不对的。老实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这个半想象的动物,在这个新的时代一半像夜游者一样向前摸索着前进。”^{[7][P432]}这是消费社会中现代人的写照,也是人们未来生存状态的写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发展的未来就更加充满了变数。(下转第 25 页)

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要臻于公平合理,就要保障每一个人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自由权利不受侵犯,保障每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社会出现不平等,也应由社会采取某些制度使机遇首先向社会最不幸的弱势阶层倾斜。即建立一整套确保弱者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收入分配及其他各种权益分配上的特别优惠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以弥补、缩小强弱贫富之间的能力、素质、社会出身等方面的差别,在最起码的限度上提供作为新一轮竞争机会均等的逻辑前提即起点上的平等。“在法治社会中,法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物质保障;或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等方式,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者双管齐下,两者兼而有之。”^{②③}有通过对弱势群体权利资源的倾斜与补偿实现机会均等,才能在更公正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

所以和谐社会要实现的权利平等,不仅是抽象的,形式上的基本人权平等,还应当是关爱弱者,保护弱者,救助弱者的具体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 ①叶蓬.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新论[J].开放时代,1997(3)。
- ②[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07。
-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42。
-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 ⑤罗能生.市场经济、道德权利与产权伦理[J].伦理学研究,2003(2)。
- ⑥[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03。
- 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8。
- ⑧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38。
- ⑨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8:184。
- ⑩[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8。
- ⑪[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9。
- ⑫⑬[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305。
- ⑭[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27~628。
- ⑮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60。
- ⑯何怀宏.公开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11。
- ⑰[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00。
- ⑱⑲[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92。
- ⑳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J]前线,2005(5)23。

(责任编辑 庆跃先)

(上接第20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2]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 [4]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I)[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5] Colin Campbell.1987.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Basil Blackwell Ltd.
- [6] 罗伯特·博科克著.消费[M].台湾:远流图书公司.1995.
- [7] 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8] 让·波德利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9] 罗伯特·弗兰克.奢侈病[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责任编辑 焦德武)